

“阶级斗争”小丛书

童工血泪仇

TONGGONG XUELEI CHOU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《不可忘記階級鬥爭》小叢書

童工血泪仇

本 社 編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童工血泪仇

本社編

李宁远 繪图 龔韵文 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4号

上海大东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书号：社0086（中、高）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6 印张14/9 字数20,000

1965年9月第1版 1965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90,001—200,000

统一书号：R10024·3141

定价：(4) 0.10元

告小讀者

《不可忘記階級鬥爭》這套小叢書，是編給小學中年級和高年級的小讀者看的。為什麼要編這樣一套書呢？

我們新中國已經建立十六年了。十六年前，現在在小學讀書的小朋友，都還沒有出生，對新中國誕生前的舊社會是個什麼樣子，知道得很少，或者一無所知。在舊社會里，地主階級、資產階級對農民、工人進行野蠻的、殘酷的剝削和壓榨，他們用血腥的雙手霸占了農民的千萬畝良田，在千百萬農民的白骨堆上築起了高樓大廈；他們雇用工人勞動，用盡各種毒辣的手段進行剝削，使自己變成大富翁，而勞動人民則過着苦難重重、不如牛馬的生活。同時，舊社會的反動政權，又代表剝削階級，對勞動人民進行政治上的迫害。對於過去這些階級壓迫、階級剝削，我們不能不知道，也不能忘記掉。在我們當前的新社會

里，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，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，被推翻了的统治阶级并没有死心，他们仍想骑到劳动人民头上来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什么叫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，并学会识别牛鬼蛇神，向他们进行斗争；不懂得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，就不懂得革命。这就是我们编辑这套小丛书的目的。

这套书里的故事都是真实的，每一个故事前面，都附有阶级压迫、阶级剥削的物证。这套书将分成十几本出版。

在《童工血泪仇》这本书里，集中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对童工残酷剥削和迫害的种种罪恶事实，也反映了童工对资本家的反抗和斗争。在这里，使我们看到旧社会里，童工是怎样在血和泪中生活的，从而使我们更多地知道过去，永远不忘记过去。

編 者 一九六五年

目 录

告小讀者

囚 衣 ····· 1

昧心鉗 ····· 11

脸上的印子 ····· 20

一只大鐵箱 ····· 30

銅勺上的仇恨 ····· 38



囚 衣

这是一套童工穿的灰色棉衣，是资本家为童工特制的囚〔qiú〕衣。童工们穿着这种衣服，上下班由资本家的狗腿子押送，吃饭由资本家的狗腿子监视，谁要是离开工厂一步，就会被抓回去。解放之前，一个工厂就是一座监狱，一点不假……

解放前，天津有一个紗厂，資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工人血汗，派最亲信的狗腿子到乡下招收童工。狗腿子到了乡下，狐狸装扮成和善的样子，对穷苦农民說：“你家的孩子跟我到天津去做工吧，白米洋面，管吃管穿，还可以马上拿到三块大洋。”說着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大洋来，放在手心里掂〔diān〕量着。在那个痛苦的年头，官家收捐要稅，地主催租逼債，再加上連年灾荒，农民們的日子比黃連还苦哇！有的地方，洼里的野草，树上的树皮，統統被吃光了。沿街要飯的，卖儿卖女的，餓死在路旁的，到处可见。正在这个时候，資本家的狗腿子前来招工，不少农民含着眼泪送別了自己的孩子！

孩子們被騙进工厂，資本家首先把他們的衣服剝下来，逼他們換上一身特制的灰色衣服。这就是照片上的那套囚衣。这种衣服一样大小，个头高一些的，穿在身上露着半截胳膊，半截腿；个头矮小一些的，手脚都露不出来，只得把褲腿和袖口卷起。孩子們穿上这种衣服，就像进了监狱，备受資本家的剝削压榨和折磨。



早晨，天还不亮，工厂的汽笛就像鬼叫一样“呜呜”响起来，催促他们起床。起了床，按个头大小排成队伍，由资本家的狗腿子押着，送到工厂里去；晚上下了班，再由狗腿子押着送回住宿的地方。资本家的亲信朱胖子总是跟在后面，这家伙胖得像一只猪獾，大肚子挺得老高，脑袋像个大葫芦〔16〕，上面尖，下面圆，一对三角眼，凶狠地瞅人，手里拿着根带铜疙瘩的“文明棍”，看谁



不順眼，就走過去往誰頭上猛敲。

童工們吃的哪里是白米洋面！每一頓，資本家只發給他們兩隻像豬狗吃的小窩窩頭，外加一些臭咸菜，吃不飽也不能再要。童工們住宿的房子像狗窩，沒有窗戶；在兩間房子的隔牆上挖一個窟〔kū〕窿〔long〕，放上一盞燈，一到晚上，昏黃陰暗的燈光更給這小房子罩上一層陰森可怖的氣氛。屋里潮濕得厲害，夏天牆上滲着水珠，冬天結成冰粒；臭蟲、虱子滾成疙瘩，蚊子嗡嗡像篩鑼一般，童工們橫七豎八躺在地上，任其吮〔shǔn〕吸血液。……

白天在車間干活的時候，狗腿子更是想打就打，想罵就罵，打完了還要逼着他們跪在磚頭上受罰，他們膝蓋上往往磕出鮮血，染紅磚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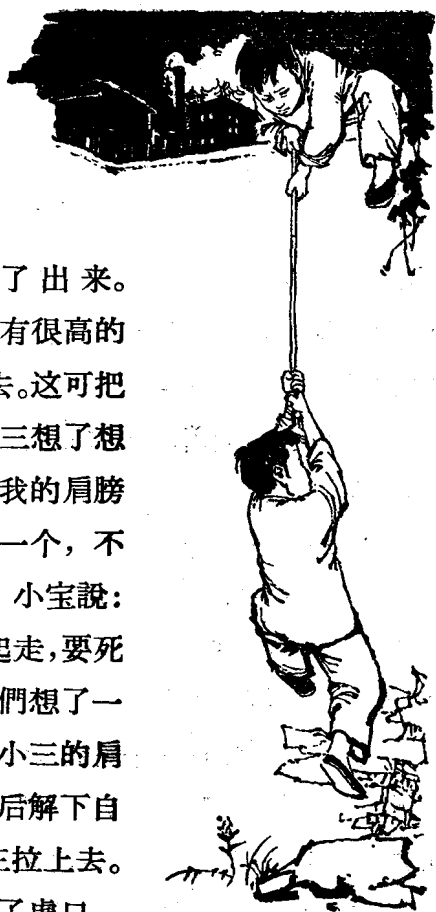
孩子們哪里受得了這種折磨啊！病的，死的，不知有多少。沒有死的、病的，唯一的活路就是逃離這個火坑。可是他們逃脫得了嗎？逃脫不了！因為，他們身上穿着這件特制的囚衣。下面，就請看看劉小寶和李小三的悲慘遭遇——

劉小寶和李小三，也是家鄉遭荒後被騙進工廠

当童工的。他们受不住这种折磨，就想逃跑，在一个漆黑的夜里，他们偷偷地从住宿的房子里跑了出来。

可是工厂四周有很高的围墙，他们爬不上去。这可把他们急坏了。李小三想了想说：“小宝，你踩着我的肩膀爬上去，走一个好一个，不能都在这里等死。”小宝说：“不，小三，要走一起走，要死一起死。”后来，他们想了一个办法：小宝踩着小三的肩膀爬上墙头去，然后解下自己的裤腰带，把小三拉上去。这样他俩一起逃出了虎口。

夜，漆黑漆黑的，他们



辨不清方向，不知道該往哪里走。天漸漸下起雨來，淋在他們身上，衣服濕透了，叫風一吹，凍得直打顫。他們摸索着走，摸到了一個葦席垛〔duò〕。這個葦席垛正背着風，他倆就鑽到裏面去避風雨。他倆緊緊摟〔lǒu〕在一起，互相暖着身子，一直等到天亮。雨漸漸停下來了，他們爬出來繼續走路。

走啊走啊，走到天津車站附近，忽然聽到一聲吆喝：“站住！”接着就見一個警察急步走過來，抓住小三的衣領子，瞪着眼惡狠狠問道：“你們是從哪里來的，到哪裡去？”

“我們……回家去！”

“哼，看看你們穿着的衣服，還想逃跑嗎？”那個警察照着小三打了兩個耳光。小宝跑上去護住小三，被警察一脚踢倒在地上。

這時候，又有一個警察走過來，對這個警察說：“老兄，送他們回去得啦，得到獎賞，可有咱一份兒啊！”說罷，一個警察扭住小宝，一個警察扭住小三，叫了部膠皮大車，押送着回紗廠去。

劉小宝和李小三都嚇呆了。警察為什麼知道他

俩是这个厂的童工呢？原来，这个厂的资本家和反动政权相勾结，在伪警察局备了密案，命令警察：如果看到穿着特制衣服的童工逃跑，就马上抓住，送回工



厂去。押送的警察可以得到一些好处。这样，童工身上的那套衣服，就使他们变成了道道地地的“小犯人”，难以逃离火坑。

现在，警察把刘小宝和李小三押回厂里，交给了资本家。资本家又把他俩交给了亲信朱胖子，要朱胖子给以“严惩”。朱胖子根据资本家的意思，手执木棍，大声叫道：“给我吊起来！”话音未落，另外几个狗腿子像疯狗一样扑上去，把刘小宝和李小三的衣服扒光，用绳子捆起来吊在门框上。“啪，啪……”朱

胖子沒头盖脸打了几棍子，然后一轉身說：“把房子里的小囚徒統統給我叫來，叫他們看看我的厉害！”

剛下夜班正在睡覺的童工，都被趕來了，圍成一圈。朱胖子把三角眼一瞪，咬牙切齒說：“看到了嗎？以後哪個逃跑，就是這個樣子！”說完，“啪，啪，啪”一連打了几木棍子，別的狗腿子也一齊上來動手，白棍子下去，紅棍子起來。血，汗，混在一起，嘀嘀嗒嗒往下淌。喘氣聲，慘叫聲，傳得遠遠的……狗腿子越打越凶殘，劉小宝和李小三的喘息聲却越來越小，最後，昏死過去了！

“看見了嗎？誰要是再逃跑，就尝尝我這棍子的滋味！”朱胖子咆[páo]哮[xiāo]着，然後指揮另外幾個狗腿子，把遍體鱗[lín]傷的劉小宝和李小三解下來，拽着胳膊拖到“八間房”里去。他們被扔在“八間房”里，過了沒有幾天，就折磨死了。

這裡說說“八間房”：“八間房”是工廠東北角上的几間小房子，用圍牆緊緊圍住。這是監獄里的監獄，資本家美其名叫“養病房”，實際上是“死亡房”。院裡長滿荒草，屋裡坑坑洼洼，沒有床也沒有席子，

泥土地非常潮湿。那时，童工被折磨得生病的很多，病一重就被拖到这里，一拖到这里就没有人管了。从这里，不知拖出去了多少死孩子！夏天，有的孩子身上生了蛆，资本家才找人拖去埋掉。光资本家狗腿子从乡下招骗来的第一批八百多个童工，过了三年以后，只剩下二百六十多个了，就是说：死亡了五百四十多个！

小灰棉衣是囚衣，“八间房”是坟地。当时，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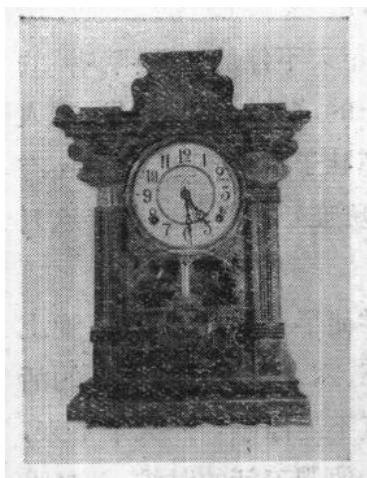
小灰衣，
三尺三，
穿上就要到阴间……………

现在，吃人的旧社会一去不复返了。工厂跟着大变样。解放前的“八间房”和童工们住宿的地方，现在改建成为工人俱乐部。下了班，工人们有时在这里看书、休息和排练节目，演出《千万不可忘记》和记述工人过去的苦难与工人向资本家作斗争的戏剧。在俱乐部的那一头，陈列着一套破旧的灰色小棉衣。这就是照片上的那套囚衣。

那时侥幸活下来的童工，现在都翻身当了工厂主人。可是，他们一看到这套囚衣，就想起过去那浸着血和泪的遭遇，想起那死去了的、苦难的小兄弟。每当这时候，他们就禁不住含着眼泪说：“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过去啊！”

王子經 編写





味 心 钟

照片上的这只钟,是一只普通的钟。解放前,资本家曾用它作为加重对工人剥削的工具。小朋友一定会问:“什么?一只普通的钟,资本家也用它作为加重剥削的工具?”是的,下面,就请你看关于这只钟的不平常的故事……

解放前，在天津三条石一家鉄工厂的柜〔gui〕房里，放着一只老式的座钟，每天不停地“嘀嗒嘀嗒”的轉着，轉着。那就是照片上的这只钟。那时候，工人们得到的工資极其微少，連肚子也吃不飽，哪里还有錢买钟表！全厂工人上下班唯一的根据，就是这只老式的座钟。

資本家规定：工人、学徒早上四点钟上班，晚上十点钟下班，每天要干十五、六个小时。他們干的活很沉重，像牛马一样，一点不能停歇；一天干下来，个个累得筋酸骨痛。所以，他們干活的时候，总是眼巴巴盼着快些儿下班，好歇一歇那疲劳不堪的身子。

一天，工人们好不容易挨到晚上，只等下班了。这时，一个叫李大的学徒出去小便，順便看了看钟上的時間，回来时悄悄对几个工人、学徒說：“哎，九点半啦，快下班啦。”他們听了有多高兴，再过半個钟头，一天的牛马日子不就要熬过去了嗎！

他們繼續干自己的活。他們盼着下班，盼啊，盼啊。

時間不断地过去，可是，过了一大陣子，沒有听

到下班鈴响。他們虽然沒有钟,但是根据經驗,这样长的時間,半个钟头是足足有了。于是他們就叫李大再去看看钟。李大輕手輕脚溜到柜房的窗根底下,蹺(qiāo)起脚板往里瞧。这一瞧啊,惊得他嘴巴张得老大:“怎么,九点一刻!?”他揉揉眼睛再瞧,钟上的時間还是九点一刻!

李大一下子被弄糊涂了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

“是啊,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”大家听了李大的述



說，也觉得奇怪：时針指在九点半上，过了一大陣子，反而九点一刻了，难道这钟还能往回轉？！有的說：“兴許，是你刚才看錯了吧！”有的說：“兴許，是你粗心大意。”有的說：“……”

可是，大家又一想，不对，今天晚上干活的时间，感觉上怎么格外长呢？

这真是个謎。

这时候，有个姓陆的学徒，急匆匆从外面走进来，看看大家的神情，低声說：“李大沒有看錯时间，钟也沒有錯儿，是掌柜(老板)把时針往回拨过了。”

“什么？掌柜把时針往回拨过了？！”大家吃惊地說。

“是的，刚才我去給掌柜买夜点心，到柜房里去拿錢，看见掌柜蹬在椅子上，往回拨钟，一下子就拨回了一个钟头……”

“啊，是这样！”大家明白了。都气得渾身哆嗦起来了。

……………

是的，这个钟是资本家往回拨过了。这样一拨，



就延长了工人、学徒干活的时间，资本家就可以从工人、学徒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！

资本家是经常干这种勾当的，例如有一次，工人、学徒们上午干活，看看太阳已过午了，可是资本家还不打铃吃饭，他们个个饿得发慌。

有个学徒，悄悄跑到柜房门口去看钟，不知怎么被资本家看见了，资本家气势汹汹地骂道：“只有十一点，就想吃饭了！快干活去！”飞起一脚，踢在这个学徒身上，然后把他赶回工棚去。

从此，学徒们把资本家的这只座钟，叫作“昧 [mèi] 心钟”。资本家不但经常往回拨钟，还经常往前拨钟。你也可能会



問：“什麼，往前撥鐘？叫工人、學徒提早下班？”不，是資本家叫工人、學徒提早上班，提早干活。因為他往前撥鐘，都是在早上。例如，規定工人、學徒四點鐘開始干活，還不到三點鐘，資本家就把時針撥到四點上。這樣資本家就可以“當哪當哪”搖鈴鐺，催促工人、學徒起來干活，為他賣命。哪個工人——尤其是學徒，睡不醒，或者起床慢了，資本家就用一根馬棒（木棍）往他身上打。那時在學徒當中有這樣一首歌謠：

資本家有三宗寶，
鈴鐺、馬棒、昧心表，
汗水濕透破棉袄，
還嫌我工人干活少，
鈴鐺催，馬棒敲，
昧心表撥得隨便跑……

資本家採用這樣一些毒辣手段，延長工人、學徒們干活的時間，折磨得他們個個筋疲力盡，骨瘦如柴。可是，工人、學徒得到的工資，卻是少得可憐。這裡說個例子：一個姓趙的工人，他每月所得到的工資，只能夠買一只料子最差的布鞋。為什麼只能買一只呢？

因为要把两个月的工资合起来，才能买一双。这姓赵的脚上没有鞋，就把这个月的工资留下来，准备到下个月发工资时去买布鞋。不料，到下个月物价飞涨了，两个月的工资还是只能买一只布鞋！……工人是这样，那么学徒就更可怜了：每天除了资本家供给他们几个不能吃饱肚子的糠菜团子以外，没有任何报酬。因此学徒穿的都是从家里带来的破衣服。棉衣改夹衣，夹衣改单衣，一穿就是四、五年。到了冬天，棉袄露着棉花，袖子磨掉一半，光



着胳膊干活，冻得红肿流血，两只手上也常常冻得裂开大口子。夏天衣服被汗水溷烂了，遮不住身，资本家连一点买针线的钱也不给，他们只好用铁丝把衣服连起来，勉强穿上。在一年的冬天，更发生了这样一件惨不忍睹的事件：八个学徒，因为没有衣服穿，床上又没有被子盖，夜里冻得无法入睡。有天晚上，天上下着鹅毛大雪，西北风呼呼地刮个不停，这八个学徒就跑到熏[xūn]窑[yáo]旁边的一个破屋里去取暖，实指望依靠隔壁熏窑里传过来的一点热气，暖暖冻僵[jiāng]的身子，哪想到，第二天资本家“叫早”时，有两个学徒被煤烟熏死了。事后资本家却反而气势汹汹地说：“谁叫他们往那里去睡觉呢？熏死了，活该！”看，资本家多恶毒！

工人、学徒遭受着这样的折磨和摧残，资本家并不因此而甘心。资本家除了干类似拨钟之类的勾当之外，还常常采用“收工一支蜡”等办法，进一步加重对他们的剥削。“收工一支蜡”，就是逼着学徒们在收工以后，继续干到燃尽一支蜡烛那样一些时间的活。那时学徒们常说：“掌柜黑心肠，折磨得工人泪

汪汪，冬天打夜作，夏天不歇晌，收工一支蜡，转眼大天亮。”

是啊，资本家这条吸血虫，哪里有空子，他就往哪里钻，直到把工人身上的血液都吸到他的肚子里去。照片上的那只“昧心钟”，就是铁的证明！

磊 荣 编写





脸上的印子

亲爱的小朋友，如果有人对你说：“有个孩子，脸上盖着许多印子，白天黑夜不敢洗掉。”你一定会不相信，因为这是不可想像的事情。可是在万恶的旧社会里，确实确实发生过这种惨无人道的事情。上面这张照片，就是一个盖着印子的脸……

七周岁的安維友和八周岁的安秀兰，被送入青島一个資本家开办的火柴厂当童工了。

七岁和八岁的孩子，在今天社会里，是刚好背起书包去上学的时候，可是在旧社会里，他們却不得不經受风霜，挑起生活的担子。安維友的父亲原是个碼頭工人，有一次往船上装貨，因为身子骨支持不住，被德国鬼子活活打死抛在海里。安維友的哥哥也被封建把头打成残废，无錢医治而死去。安維友的不滿四岁的小妹妹，也被活活餓死了。家里只剩下一个母亲和一个八岁的姐姐。因为生活逼迫，他不得不和八岁的姐姐一起进厂当童工。

在这个火柴厂当童工的，早上三点半进厂，晚上八点钟放工，每天得給資本家装滿十八盘（每盘 180 盒）火柴，否則要遭受毒打。放工后，資本家规定他們不得马上离厂，他們得在車間里拾掇〔duó〕东西，侍候封建把头：端洗脸盆，打洗脸水……封建把头觉得“滿意”了，分別在童工脸上盖上印子，才准許他們回家。

这天下了班，安維友和别的童工一样，在車間里





做零碎活儿，侍候封建把头。末了，封建把头拿出那只椭〔tuǒ〕圆形的图章，往蓝墨盒里蘸〔zhàn〕蘸，印在安维友的脸上。印子上，是大封建把头的名字：“赵兰芳”。安维友带着印子回到家里，母亲见了，觉

得很脏，就打来一盆洗脸水，帮他洗去。

第二天，安维友来到工厂里，封建把头张扒皮一看他脸上没有印子，举起木板就向他打，一连打了“一打”（十二下叫“一打”）。安维友毕竟还是孩子，痛得“唉哟，唉哟”直叫，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挨打。张扒皮贼眼一瞪，吼道：

“小兔崽子，昨天晚上，为什么给我溜掉？”

“我……我没溜掉，我不是给你打洗脸水啦？”安维友理直气壮地说。

“哼，还不老实，为什么脸上没有印子？”

安维友这才知道，封建把头竟是这样无理：他只

看印子不认人，他明知道你侍候他了，做过零碎活了，可是看你脸上沒有印子，他就要打你……

这一天总算熬过去了。晚上，下工鈴一响，张扒皮第一个叫到安維友：“小兔崽子，給我打洗脚水来！”“小兔崽子，給我擦脚！”“嘭”！张扒皮一不順心，飞起一脚，把安維友踢倒。然后威吓道：“告訴你，下次，你再把印子擦掉，我要你狗命！”

接着，安維友的臉上又盖上了大把头“赵兰芳”的印子。

小小的安維友啊，这时用双手捂着脸上的印子，像是逃出牢獄一样，往家里跑。夜，漆黑漆黑，压低着的云层，往下洒着雨滴。啊，下雨了！臉上的印子碰上雨水，不要冲掉嗎？若是冲掉了……啊，他猛地从身上脫下一件破衣裳，蒙在头上，以此来抵御雨水的侵袭。

回到家里，母亲看他臉上又有了印子，心痛地打来洗脸水，叫他洗去印子。安維友望着母亲，呆痴〔chī〕地摇摇头。

“你怎么啦，孩子？”母亲心痛地問。



“娘……”安維友一头栽到母亲的怀里，嗚嗚嗚放声哭起来。

泪水順着鼻梁旁边稍为凹下的地方往下淌，好在沒有把盖在两頰上的印子沾湿。他抽搐(chù)了一陣，才断断续續把今天的遭遇訴說給母亲听，母亲听了，伴着儿子也哭起来了。

“孩子，你……你吃苦啦！”母亲把他摟得紧紧的。

夜里，他們睡在炕上。上炕以前，小小的安維友找来了两块砖头，枕在头下。母亲近似哀求地說：“孩子，快把砖头換下来。”安維友說：“不，娘，我听人說，枕棉枕头容易把印子抹掉。抹掉了，不又要挨打！”啊，多天真的孩子啊，母亲心痛似刀鉞，赶紧伸出自己的胳膊，叫儿子枕着，說：“孩子，放心睡吧，娘給你照应着，不会擦掉印子。”尽管母亲那只胳膊被儿子枕的时间长了，酸痛难耐，可她还是不忍心抽出来。……

这样，总算把脸上的印子保存下来，免除了一次挨打。



安維友和別的童工，每晚上下了工，都要收拾車間，侍候封建把頭；第二天早上，都要經受檢查。因此他們都不敢洗臉。這樣日積月累，臉上的藍印子，把他們弄得不成人樣。有個姓王的童工，有天下了班，因事到工友家去，沒有侍候封建把頭，第二天就被那幫不講理的傢伙打得不省人事，在車間案子底下躺了一天，回家後七天七夜沒有爬起來。

這樣的非人生活，安維友一直度過了四年。在四年以後的一天，在一個風雪的早晨，更發生了這樣慘無人道的事……

天還沒有亮，空中刮着大風，地上鋪滿厚雪。姐姐上工先走了，母親痛兒子，想叫安維友多睡一會。忽然



一陣狂風，把一扇破門刮下來，驚醒了安維友，他爬起來就往廠里跑。

“站住！”跑到一個路口上，忽然傳來日本鬼子的一聲吆喝：“你的幹什麼的？”安維友說：“我是去上工的。”鬼子用槍對他一指：“你的說謊，臉上什麼的有？”說着一把扭住他的耳朵，一手往他臉上亂抓，似乎是想弄清楚他那臉上到底是些什麼。

鬼子一會說他是“小瘋子”，一會說他是“小八路”，打了他兩下子，還把他臉上的印子弄去一個。這樣耽誤了不少時間，才放他走。

安維友到了廠里，封建把頭張扒皮不問青紅皂白，撩起木板就朝他打來。一面說：“你娘的，你敢晚來，你敢把臉上的印子抹去，我就敢打死你！”安維友被打得滿車間跑，越跑張扒皮打得越厲害。後來，安維友豁出了，說：“你打！你打！”可惡的把頭連續不斷地打他，一連打斷兩根板子。

安維友的姐姐安秀蘭，看弟弟這樣不要被打死嗎？她狠了狠心，猛地跑上去護住弟弟。這可更惹着了張扒皮，一巴掌把安秀蘭打倒，然後把安維友拖



到门口，一脚把他从楼梯口踢下去。安秀兰慌忙跑下楼去，哭叫着说：“弟弟，弟弟！……”弟弟嘴里淌着血，不能说话了。安维友被活活摧残死了！

安维友的死讯，很快传到母亲的耳朵里。她赶到工厂大门口，放声哭骂：“你们这些吃人的畜生，不得好死！”张扒皮拿着大板站在厂门口，手叉腰威胁说：“臭娘们滚开，别怨我张爷变脸不认人！”安维友的母亲看见害死儿子的仇人就在跟前，扑上去，抱住张扒皮的一条腿就咬。张扒皮抡起木板没命地打：“他妈的！你不知死！”一脚把她踢开。她爬起来又扑上去，张扒皮又是一脚，踢在她的鼻梁上，把她踢昏了，鲜

血順着她的嘴巴一滴滴往下流。这时候，张扒皮命令两个爪牙，把她拖出去。接着张扒皮当众无理宣布說：“安維友破坏厂规，打死活該！”“这娘們（指安維友的母亲）破坏治安，扣除她儿子半个月工資。（这时候安維友的半个月工資尙未发）”又宣布：“安秀兰（安維友的姐姐）包庇坏人，立即开除。”

天啊，这是多么无理的社会！母亲要控訴，要伸冤，可是在这个社会里，衙门里都是专吃穷人血肉的豺狼，有冤何处伸，有苦何处訴啊！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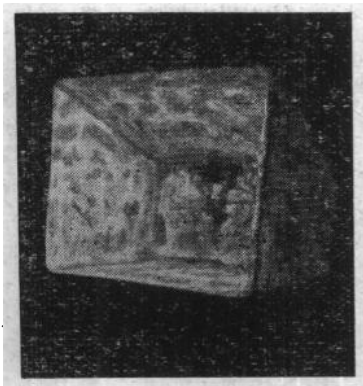
亲爱的小朋友，现在你明白了吧，当你再看一看那张盖着印子的照片时，你就会忽然觉得：那脸上盖的不是蓝色的印子，而是童工們的一片片泪痕，一滴滴血迹啊！是的，資本家和张扒皮那毛茸〔róng〕茸的双手上，大封建把头赵兰芳的印子上，沾染着多少童工們的鮮血……

解放以后，工人們才见到太阳，得到新生。厂里废除了童工制度。原来的那些童工，都翻身当了国家主人。安維友的姐姐安秀兰，现已光荣退休，由国

家按月发给养老金。现在，当她看到孩子们背着书包去上学，个个脸胖腮圆，禁不住想起那瘦小的、满脸是印子的弟弟。这时她就会拿起一张照片，向孩子们讲述苦难的过去。她拿的照片就是上面这张照片，讲的故事就是上面这个故事。

朱少恒 编写





一只大铁箱

照片上拍摄的，是只没有盖的铁箱，约三尺长，两尺宽，有一只竹篮那样大。可是谁能知道，这样一只铁箱，竟是当年一个童工用作睡觉安身的东西。为什么要用它睡觉安身呢？为什么，为什么呢？……

先說說发生在一家机器厂里的事

解放以前，天津有一家机器厂。这个厂里有一个专供童工睡觉的“吊楼”。一天深夜，“吊楼”里忽然响起一阵狼嚎〔háo〕似的吼声：“起来！起来！死猪，还不起来干活去！”这吼声，立刻把正在酣睡的童工惊醒，他们睁开眼睛，就看见那掌柜（老板）一手叉腰，一手提着一根“叫早”用的木棍，凶恶地站在门口。

童工们揉揉红肿的眼皮，无力地站起身来，各人披上一条遮身的麻袋片，往车间里走去。

这时候，车间里面亮着电灯，车间外面漆黑一团，东方连一丝亮光也没有透出来。几点钟了呢？不知道，他们没有钟。掌柜有个钟，不叫他们看。忽然，外面传来一阵嘻嘻嚷嚷的声音，原来，这是隔壁大街上的“普乐大戏院”散场了。那时候，“普乐大戏院”夜戏散场时间，最晚也不过一点多钟。这样说来，这时不正是半夜里吗？是的，千真万确地是半夜里！

接着，童工们开始了一天的沉重劳动。在机器作坊〔fāng〕里，只有桌子那样高的、面黄肌瘦的童

工，用双手握住“手搖车床”的铁柄，使劲地搖动皮帶輪，累得忽忽忽喘粗气，汗水像雨点一样往下滴。在鑄鐵作坊里，童工們的劳动强度就更大了：四个人拉动着一只笨重的大风箱，“呼大呼大”地一刻不能停歇；他們瘦小的臂膀，要掄起十几斤重的铁錘，忽上忽下地敲打烧得通紅的铁块……

当时的童工，都是十一、二岁的孩子。他們的这种劳动是多么沉重啊！一天劳动下来，他們有的累得一头倒在地上，再也站不起来；有的为了歇歇身子，連身上的油迹、黑灰也来不及洗去，就爬上“吊楼”去睡觉，第二天——不，应当說再过四、五个小



时，掌柜又来“叫早”了：

“起来！起来！死猪，还不起来干活去！”

于是，童工們又被一陣狼嚎似的吼声惊醒，他們眼前，又出现了掌柜那一手叉腰、一手提着“叫早”木棍的凶神恶煞的形象。这时候，车间外面照例是漆黑一团，外面又传来“普乐大戏院”夜戏散场时的嘈杂的声音……

当然，上面說的是一种情形。也有相反的情形：童工們要干到晚上十一、二点钟，或者要在“普乐大戏院”散场的时候，才能停工，上床睡觉。到第二天早上四、五点钟，又得起床干活。反正这和第一种情形一样：一昼夜最多只能睡四、五小时。

童工們通过如此繁重的劳动，創造了大量财富，都为资本家所剝夺。他們自己过的是吃不飽穿不暖的生活。你想想看，在这种吃不飽穿不暖的生活条件下，童工們本来就很虛弱的身子，加上劳动那样沉重，劳动時間那样冗〔rǒng〕长，夜以继日，成年累月，誰能吃得消啊！因此，童工們个个劳累得头晕眼花，困乏不堪，許多童工，吃飯的时候，干活的时候，上廁



所的时候，走路的时候，都打瞌睡。童工杨喜，在解大便时，蹲下去就睡着了，一屁股坐在粪坑里。童工小李，在大铁锅里洗身上的油污，一闭眼也睡去了，在水里泡了一夜，等醒来时，全身都泡肿了。

资本家就是这样，为了赚钱，绞尽脑汁，想出各种办法，逼着童工为他干更多的活，卖更多的命。当时，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：

早晨五点起，
半夜一时睡，
深更半夜抡大锤……

这是童工们的悲惨生活的写照。

再说说这只大铁箱的事

那么，上面讲了许多，跟照片上的这只大铁箱有关系吗？有。原来，有的童工实在劳累困乏得不行，支撑不住，就钻到这只大铁箱里去睡觉，借以休息一下身子。

有一个姓陈的童工，一天早上给资本家生炉子，眼皮张不开，趴(pā)在煤球堆上睡着了。资本家看



见，跑上去狠狠踢了他两脚，把他从昏睡中踢醒。小陈被资本家踢得鲜血直流，到如今他的手上还有两块疤痕。

隔了几天，这小陈在干活时，看见一只盛煤的大铁箱，心里忽然一动：哦，不是可以用它来睡觉吗？他看看旁边没有人，就把铁箱里的煤倒出来，把铁箱翻个身，口朝下，自己钻进去，用铁箱盖住，弯曲着身子，闭上眼睛睡觉。

这只大铁箱只有三尺来长，两尺来宽，小陈那瘦小干瘪的身子，蜷缩在里面，只觉得浑身酸痛麻木，很是难受。但是困乏劳累压倒了这种难受，他还是香甜地睡去。

他利用这只铁箱睡了好几次，都没有被资本家发现。

有一天，资本家到场棚里去监督童工干活，一看没有小陈的影子，就大声问旁边一个童工说：“他哪里去了？”那童工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“跑了？”资本家的胖脸上忽然升起一股怒火。可是一想：不会，厂门是上着锁的，哪个童工也没有办



法逃跑！于是他提了一根大藤棍子，在工厂的各个角落里，在大小房间里，翻箱倒柜，寻找小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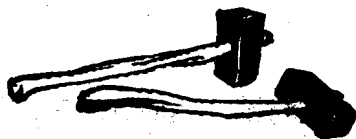
资本家没有找着小陈。这时候，资本家来到这只铁箱跟前，看它反扣着，觉得有些蹊（qī）跷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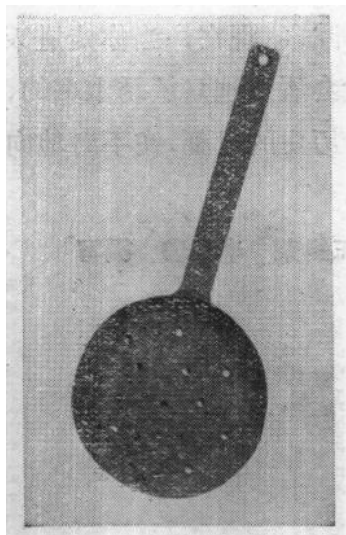
飞起一脚，把铁箱踢翻。小陈猛地从睡梦中惊醒，腾地跳起来，拔腿就逃。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资本家一把抓住他的头发，把他按倒在地上，一顿脚踢棒打，把他打得死去活来……

这就是这只大铁箱的不平常的来历。在这只大铁箱上，浸透着多少童工们的辛酸的血泪！它是资

本家剝削压榨童工的又一罪証。现在，当你走进天津市三条石博物館时，你就会看到这只鉄锈斑斑的、滿身疤痕的大鉄箱，它作为历史的見証，在不时地向人們控訴着資本家的罪行。

王錫荣 李家璐 編写





銅勺上的仇恨

照片上的這只銅勺〔shāo〕，是解放前上海一家繅〔sāo〕絲廠里用的生產工具。這只普通的銅勺，却有著一番不平常的經歷，它記下了資本家摧殘、折磨童工的罪惡，也記下了童工們向資本家展開鬥爭的歷史……



解放以前，上海有家繅絲廠，資本家為了牟取最大利潤，雇用了大批童工。這些童工都是八歲到十二、三歲的小姑娘。

這些小姑娘幹的是“打盆”的活兒，叫作“打盆工”。當時在打盆工當中流傳着一首歌謠：“絲瓜開花一片黃，打盆童工苦難當；半夜三更起身來，走進工廠是牢房。”這話一點不假，說出了當時打盆童工苦難重重的境狀。你看，車間里有幾排繅絲車，旁邊站着許多打盆的小姑娘，個個面黃肌瘦，神色萎縮，就像在牢房裏干活一樣。她們每人手裏拿着一只用稻草做的索緒帶，在燒茧〔jiǎn〕鍋裏索來索去。她們

手里还有一只銅勺，把桶里的茧子捞进鍋里。你如果再仔細朝她們手上看看，就会发现每个小姑娘的手背上，手心里，手指上，都是一个个水泡，血糊糊一片，有的还向外流着紅紅的脓血。原来，烧茧鍋里的开水，热量高达摄氏一百二十度，“扑扑扑”不住地上下翻滾。她們要把茧子上的絲头索出来，不得不用力来回晃动，手一碰上开水，马上就是一个水泡。今天这个水泡还没有好，明天又烫起另外一个。长年累月，她們没有一个不“烂手烂脚”的。俗語說：“十指連心”。她們的手烂成这个样子，实在痛疼难熬啊！

資本家为了便于压迫剝削工人，还养了大批工头和狗腿子，专门摧残童工。这些工头看哪个童工干活动作“慢”了些，或者有什么不合心意，把童工手里的銅勺夺过去，舀(yǎo)起开水就往她身上泼，或者举起銅勺往她身上砍。那时的童工没有一个不吃过这种苦头的。

有一次，一个叫“小苏北”的童工，她在索茧子，絲头怎么也索不起来。纜絲车上断档了。她急得沒法，用手去抓，手指头立刻被燙得紅肿起来。这



时候，管车（工头）一看车上没有丝头，举起手掌就朝她头上打了一巴掌。



“你为什么打人？”小

姑娘愤愤地责问管车。

“为什么，你没完成老板规定的活！”

“你不看水没开，茧子没煮透，怪我吗？”

“你敢嘴硬！”管车咬咬牙，说，“我照老板的话做事：谁的生活做得不好，我就打谁。……哼，你反啦，不能叫你做样子给别的童工看！”说罢，管车抓住这小姑娘的衣领，把她拖到一根铁柱子旁边。那时的小姑娘都是留辮子的，管车把这个小姑娘的辮子缠在铁柱上，然后拿了铜勺，舀了开水，往她身上泼去。泼在肩膀上，立刻泛起一层血泡。小姑娘想躲避，但

是头发繞得紧紧的，躲也躲不开……

又有一次，她也是在索緒头，管车硬說她的生活做得不好，夺过她手里的銅勺，猛力往她腿上砍去。她的腿上立刻皮开肉綻〔zhàn〕，鮮血直流，只觉得穿骨抽筋般地痛……

这样，小姑娘本来就是蜡黄色的脸頰，越来越难看了。在以后的几天里，她成天提心吊胆地攥〔zuàn〕紧那把銅勺，怕什么时候被管车突然夺过去，用銅勺砍她，用开水浇她。到底还是个孩子啊，这天她半夜三更来到厂门口等开门，可是门开了，她却不敢走进工厂去。可恶的資本家看看時間过了几分钟，“嘭”一声把门关上，不让她进去干活。这样她就无法得到那一点微薄的工資，她就要餓肚子。过了不久，这小姑娘终于在百般折磨下面死了。

她死了！小小的生命被資本家吞噬了！她死了之后，童工們都悲憤异常，有个姓赵的童工，悄悄把“小苏北”使用过的銅勺保存下来，永远記住这个仇恨。繅絲工阿姨（成年工人），也个个在心底里烧起一股怒火。再說那时候，工人、童工們的生活待遇极



其低劣，她們吃的每頓往往只是几个糠菜团，外加一碗菜皮湯；睡的是硬竹板，連条被子也沒有；穿的是几条破布片，勉强遮遮身。她們买不起鞋子，不論春夏秋冬，天冷天热，在車間里干活，只能拖一双木拖板……在这种苦难生活的煎熬下，她們忍无可忍，决心团結起来向資本家展开斗争。

一天，那姓赵的童工去上廁所，刚挨近廁所门口，隱隱約約听见里面有人說話：

“你說，我們大家商量过的罢工斗争，什么时候进行啊？”

“我看，資本家对我們的压迫和剝削越来越厉害了，我們不能等待，我們要……”

“你是說……”

“我是說，罢工要趁早，今天……”

下面的声音低下去了，她听不见了。

这时候，姓赵的童工正犹豫着进去不进去，廁所的门突然推开了，两个纒絲工阿姨从里面走出来。这两个阿姨她都認識。那个年紀大一些的阿姨，一见这个童工，就拉住她的胳膊說：“小妹子，我們的話，



你听见了吗？”姓赵的童工点点头说：“听见了。”

“可千万不能对人說啊！”繅絲工阿姨亲切地对她說，“事关重要，透露风声可是不得了哇！”

姓赵的童工懂事地点点头：“我知道。”

繅絲工阿姨想了想，又忽然問她：“你恨資本家和工头嗎？”

“恨！”

“是啊，資本家掐〔qiā〕着我們的脖子，想扼死我們，我們不能睜着眼等死！我們要为死去的小姊妹报仇！孩子，我給你个事做做……”

接着，繅絲工阿姨告訴她：现在正值新茧大量上市，資本家必然利用这机会大做生意，在这时候举行罢工斗争，迫使資本家給工人增加工資，取消虐待童

工的制度，最为有效。但是这必须大家齐心，行动一致。因此要有这样一个人：这个人能够把罢工的时间和信号秘密传给每一个纰丝工。

姓赵的童工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秘密传递消息的任务。她悄声问道：“那么，行动信号是什么呢？”

“敲铜勺。大家一听到敲铜勺的声音，就会想起‘小苏北’的死，更会燃起仇恨的火焰……”

接着，她们分散开来，回到干活的地方。那姓赵的童工拎起一个木桶，借着取蚕茧和送蛹〔yǒng〕的机会，悄悄把行动时间和行动信号告诉一个个纰丝工人。她人小机灵，没有引起资本家和狗腿子的注意。

时间很快过去，预定罢工的时间到了。“当当当……”敲铜勺的声音响起来了。“停车！停车！”大家怒吼着，一霎时，飞速转动着的纰丝车停下来了。工人们一窝蜂似地向外冲去，童工们也紧紧跟在后面往外跑……

她们各自跑回自己家里去，然后选派两个代表向资本家谈判。她们约定：没有谈判代表的通知，一



概不能回去复工。这样她们一直坚持了五天罢工斗争。

开头两天，资本家买通伪警察局，企图用“包打听”（特务）来镇压工人斗争。但是工人、童工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，最终挫败了敌人的阴谋。在第五天上，资本家不得被迫接受工人提出的一些条件，如给工人增加工资，不准打骂迫害童工等等。但是资本家是狡猾的，在工人、童工们复工之后，尤其在纰丝生产的旺季过去之后，又把工人们的工资降下来，并照旧对工人、童工进行人身折磨和政治迫害。不过，通过这次斗争，提高了工人觉悟，锻炼了工人意志，为下一次规模更大、更有成效的斗争作了准备。在旧社会里，剥削和压迫是无止境的，斗争也是无止境的……

解放以后，工人、童工们才见到太阳，获得新的生命。原来的打盆工，现在成长为工人阶级的一员，翻身当了国家主人。党对纰厂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，打盆工制度随着取消。现在你走进车间，看到的还是那一排排纰丝车，但是它们都已经过了彻底改革，



工人们再也用不着在一百多度的水温上操作，劳动条件大大改善了！工人们的生活条件也有了极大的提高！

现在，照片上的那种铜勺，生产上早已不用。但是，在工人们的心头上，言谈里，却时刻离不开它。因为它虽然是一件极普通的东西，却记录着资本家摧残、折磨童工的罪恶，也记录着工人、童工向资本家展开斗争的历史……

石会文 编写

